

青未了

人文齐鲁

■行走齐鲁

红崖褐土一线隔 时间跨越上亿年

麦坡:查阅地震密码的活教材

文/片 本报记者 高祥

4月20日,四川芦山地震,震区的灾情牵动国人的心;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纪念日。几千年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地震不断,山川易改,沧海桑田,而郯城麦坡地震遗址,至今仍然像一条疤痕一样,向我们展示着地震给这个星球带来的巨大创伤。

麦坡红崖:
一步跨越亿年

初夏的午后,阳光照射在郯城县高峰头镇马陵山西侧麦坡遗址的红土崖上。站在“麦坡地震活断层遗址”碑旁往南看去,这些光秃秃的红土崖像被大火炙烤过一样,而红土崖东侧紧靠的则是长着松树的灰褐色山岩。

“你仔细看中间有一条线,红土在西面,东面的是褐色土,往北是黄土,像这条路,从这两种颜色的分界线那儿走过去,就相当于一步跨越了亿年。”郯城县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高元望着一位从分界线上走过的村民告诉记者。

曾在高峰头镇工作过多年、对麦坡地震遗址颇有研究的高元解释,分界线一侧的红色砂岩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距今约200万年),褐色的砂页岩形成于中生代白垩纪(距今约7000万-1.4亿年)。根据郯城县地震局提供的资料,这段“一线之隔,时间跨越亿年”的地震活断层遗址南北长约2600米,东西宽约160米,是郯庐大断裂带出露条件最好、剖面最典型的一段,也是景色最神奇、最具科研价值的一段。

麦坡遗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地矿部门勘察地下矿藏时意外发现的,现在从卫星地图上都能看到,2006年,被国家地震局批准为国家级典型地震遗址。这些年,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不少专家都来考察,这里也成了地质学家进行地学研究的活教材。

顺着高元手指的方向,就能看到由中科院院士、原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丁国瑜题写碑名的遗

放在地质变迁的维度里,几百年的历史恍如一瞬间。地壳的轻微震动,就会轻易改变世界,让人类心惊胆战、劫难重重。但灾难过后,伤痛平复,时光终将如常。



一位村民从分界线走过。

址碑。午后的阳光下,遗址碑背面的文字亮得有点刺眼:“在麦坡,一次次的地质活动,使白垩纪地层断裂、错动,两组不同年代的地层呈断层接触,界线分明,蔚为壮观。其断层陡坎、断头沟等构造地貌是地球向人们敞开心扉的倾诉,它把渺渺远古的印痕留下,它把自身孕育成长的历程展示……”遗址碑后,有游客不断走过。远处,红土、青松相映,用鲜亮的颜色展示着这片神奇的地质奇观和自然遗迹。

旷古奇灾:
1668年郯城大地震

地质研究资料显示,麦坡遗址所处的郯庐大断裂带是地球上的两条巨大断裂带之一,与东非大裂谷齐名。它从东北的伊兰—伊通经渤海湾、山东郯城、安徽庐江,一直到长江边的黄梅,绵延数千公里,是我国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断裂带。这条断裂带在山东又被称为沂沭断裂带。

从新生代第四纪起,沂沭断裂带的新构造运动开始强烈起

来,成为山东最大震源之一。通过对古地震的研究分析,在过去的1.2万年共发生8级以上的地震4次,最近的一次是清康熙七年,即公元1668年7月25日晚8时许在郯城发生的8.5级大地震。康熙《郯城县志》记载,“戊时地震,有声自西北来,一时楼房树木皆前俯后仰,从顶至地者连二三次,遂一颤即倾,城楼堞口官舍民房并村落皆观,一时俱倒塌如平地……”

山崩地裂、平地涌沙,海水退舍、河水暴涨,这场被称为“旷古奇灾”的郯城大地震震级达里氏8.5级,震中为郯城,波及陕西、山西、辽宁等十多个省及中国东部海域和朝鲜半岛,有文字记载的受灾总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

“郯城倒塌如平地”、“莒州百里无存屋”、“沂州人无完宇,平地水深丈余”,根据文献记载的不完全统计,当时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超过5万,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郯城、临沂和莒县三地。

站在马陵山西坡,俯视大断裂带上这段标志性的红崖褐土,遥想当年山川易景,微风拂过,厚

重的遗址碑旁,草木低徊,松声呜咽,仿佛在诉说曾经的山河沉浮和悲欢离合。

传说相伴:
珍贵遗迹待保护

1668年郯城地震已经过去了340多年,除了眼前的地质景观外,再也找不到当年巨震的痕迹。此时,有德州牌照的客车驶来,游客们纷纷下车走到遗址碑前:有人在碑前留影,有人说起四川芦山的抗震救灾,有人则走近红土崖驻足观望。

高元说,关于这片红土崖,当地老百姓一直管它叫“红雁沟”,并且还流传着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相传古时候马陵山有一位英俊后生,与妹妹相依为命。后生有一天打猎时,忽然听到呼救声,原来是一只大雁抓着一人在天上飞。后生一箭射中巨雁,受伤的巨雁扔下人向南飞去。后生把受伤的姑娘背回家,经询问,竟然是皇上的妹妹。姑娘有感于后生的大恩,决定嫁给他不再回宫。皇上得知此事,在此修了一座宫城给妹妹,时称皇姑城。数年后,后生的妹妹出嫁,皇上又新建了一座宫城送给她做嫁妆,时称小妹妹城,也就是现在麦坡村北的小麦城村。而那受过伤的巨雁流下的鲜血染红的山沟,就成了现在的红雁沟……

据麦坡遗址附近的村民介绍,红雁沟的这片红土寸草不生。但千百年来,大风将别处的沙土刮来,红土崖上也渐渐冒出了新芽。自然风雨剥蚀,村民挖土耕种,这片因为地震形成的地质奇观在岁月的打磨下也逐渐萎缩。

放在地质变迁的维度里,几百年的历史恍如一瞬间。地壳的轻微震动,就会轻易改变世界,让人类心惊胆战,劫难重重。但灾难过后,伤痛平复,时光终将如常。

在《郯城麦坡地震活断层遗址碑记》里,郯城县人民政府呼吁,“我们要把这一珍贵的自然遗迹永远地保护起来,永续地利用起来,让人们能够不时地来翻阅这本大自然的教科书。”

■忆海拾珠

曲师大的
“石刻文化”

□ 曹务堂

漫步在曲阜师范大学校园,随处可见造型各异的“四书”名句石刻,它们散放在草坪之上,将曲师深厚的儒韵文化氛围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摆放在松树、楷树、玉兰和银杏树下的校友捐赠的40多块石刻与“四书”石刻相得益彰,形成了曲园不可多得的一道风景线。

文字优美的石刻从不同的角度表达着校友的深情厚谊,其中多数是感恩母校的,如“学海思源”(外文1977)、“寸草春晖”(化学1997)、“叶茂根深”(中文1983)。让人耳目一新的当数“起点”(中文1977),只此两字,学子对母校的感恩情怀便跃然纸上。“圣地起航”(外文1997)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学子不忘培育他们成才的圣人之乡。而最让笔者眼睛一亮的是“因为你”(数学1978)。作者别具匠心,不落窠臼,寥寥三字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亲爱的老师,‘因为你’,才有我的今天”。

此外,有的石刻还隐含着一段历史。如置于物理楼后的“吾心常在”就与众不同,它是由山东大学外文系的两位校友捐赠的。原来它蕴含着一段现在学子所不知的校史:1970年9月至1974年4月,曲师与山大文科合并为新的山东大学,设学曲阜。

而最让笔者叹赏的是中文系1978级毕业生30周年聚会时捐赠的那块巨型石刻。文采飞扬的中文学子一改引经据典的习惯,独树一帜用篆书镌刻了一个简单的“一九七八”。当笔者问策划者“一九七八”寓意何谓时,他说:“一九七八年是转变我国命运的一年,一九七八年是改变我们人生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一九七八年无疑将是世人永记的光辉岁月!”哇!一个简单的“一九七八”竟然具有如此深邃之寓意。

笔者注意到,许多刻文都源于古典经书,它们无一不凸显着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弥高,弥坚”出自《论语·子罕》,是颜渊赞叹老师孔子的话,更让人称道的是,有的石刻将文字与树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诗情画意般传达着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境。如置于银杏树下的“杏林沐教”(数学1991)和置于春华园大松树下的“沐雨聆音”(政治1983)。

纵观石刻,多为梯形磨滑石或不经加工的天然石块和“太湖石”。除此之外,也有人物、动物以及其他造型的雕刻,如坐落在图书馆前的陶行知雕像是菏泽校友1995年为40周年校庆捐赠的,下面刻着陶先生的话:“分析过去,抓住现在,创造将来。”这是陶先生对人生的感悟,它对年轻学子把握人生无疑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由中文系教授张元勋先生拟名、原书法系主任李开元教授书写的“犁牛之子”无疑是大家的最爱,它吸引着无数学子和各方游人摄影留念。这是全校1992级毕业生捐赠的。一头健壮的低头拉犁的公牛生动地表达了学子毕业后将奋力拼搏、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校友捐赠的所有石刻中,最雄伟宏大的是综合教学楼后面中文系1979级捐赠的“百龙亭”。它高约十米,由九层台阶、十六块护栏石板、六根石柱、六角飞檐和内外雕形各异、栩栩如生的一百条飞龙组成,亭内的上方镌刻着“师恩永记”四个大字。

■民间记忆

一代名医韦继贤

□ 黄杏林

神医喜来乐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可那是电视剧里的人物。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济南有三位医术高超的大牌中医:刘惠民、吴少怀和韦继贤。前两位,我只是闻其大名,而韦继贤大夫,我不仅有幸目睹过他的风采,而且亲眼见证了他妙手回春的神奇医术。

1953年春天,我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当时父亲负责济南城建工作,正当改造三大名胜、疏浚内河等重大工程紧张进行之时,父亲牵挂着工作,眼见医院无快速治愈的良药,遂将韦大夫请到家中诊治。

这是我第一次见韦大夫。他身材矮小,两道浓浓的眉毛,厚厚的上唇,两眼大而神,我当时感觉他酷似鲁迅先生。韦大夫一进门,我怯生生地喊了声“伯伯”,他十分亲昵地抚摸着我的头,轻声细语地回了句“小姑娘好”。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听着格外悦耳。从此,这儒雅又可亲

的老中医形象就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记忆里了。

韦大夫每次来给父亲看病,我都要远远地坐在一边看,我喜欢看他诊病时那特有的风度。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韦大夫对每种诊断手段都极为严肃认真。尤其是把脉时,只见那切脉的三个手指,或同时抚脉,或交替抬起,用力或轻或重,时间或长或短。他的手指摁到哪里,仿佛就能搜索到与哪个脉相对应的脏器,各种信息马上就反馈到他的大脑里。他开药方,就像字斟句酌地书写一部作品,每开好一方,他都要从头到尾一味药一味药地审查一遍,然后对整个药方再通盘考量搭配,逐个权衡剂量,直到满意才定稿。看韦大夫的药方,真是一种享受,老先生的字,工整而洒脱。如今回忆起来总是有些后悔,为什么当时不把那些药方留着呢?哪怕保留下一两张也是宝物呀!

韦大夫每开一方,父亲就派我到宏济堂去抓药。我将药方一

递,宏济堂里司药的伙计就能认出是韦大夫的笔迹,一看是韦大夫的方子,都格外尊重、高兴的样子,称药、包药也都格外上心,仿佛给韦大夫的处方拿药也是一种荣幸。有时药店里忙,等久了,我就可以遵从父命,到旁边新市场的小摊上吃一盘酱油螺蛳,既解馋又解闷。

父亲吃了韦大夫开的三个多月的药后,病情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瘫痪的右半身慢慢有了知觉,半年后,父亲竟能走了,而且手脚都没留下后遗症。好多人都来向父亲取经,当得知奇迹的创造者是韦继贤大夫时,找韦大夫求医看病的人就更多了。

1955年,父亲又因血压太高而昏迷了。住院后的前两天,大夫虽采取了当时最得力的医疗措施,但父亲仍然没有苏醒。大夫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如果第三天还不醒来的话,就可能不治。母亲情急之下,立即去请来了韦大夫。韦大夫仍是不急不躁,他不慌不忙地望、闻、切,随后就信心满满地开了药方。



韦继贤大夫

只记得药方里,有宝贵的犀角。韦大夫嘱咐妈妈,一定要尽快熬好药灌服。第一、二次喂药时,还真的是强行掰开父亲咬紧的牙关灌下去的。等这一剂药分几次灌完后,第二天凌晨,父亲竟奇迹般地苏醒了,喜得全家人泪流满面,病房里的大夫护士都连声称奇。

一剂中药就让父亲起死回生!韦大夫的妙手回春,在父亲身上得到了真实而神奇的体现。如今,我深切地怀念一代名医韦继贤大夫,他对父亲的救命之恩,我们全家永生难忘。